

人世間

风雪折多山

何晓波

“5·12”成为了一个挥之不去的记忆，一场大地震见证了自然灾害带给人间的苦难，也见证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间大爱。这是一篇四川雅安地震后，烟台与地震灾区的关于爱的故事。

一

天很冷了，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从北方刮来，海浪猛地一下卷到岸边，立即碎成水雾，打湿了石礅。

盯着海天相接处如铅一般的乌云，老猛吐了一口浓痰，骂了一句，又道：也不知道那个婆娘现在在哪里？

好像天要下雪了，老猛说，他觉得海边的风雪再大，也比不上折多山的风雪大。男人千万别到折多山去，特别是在有风雪的季节里，折多山的风雪带着一股妖媚之气，能在呼啸的山谷里吹灭一盏油灯，在风雪漫卷中把一个男人给融化了。

我更喜欢叫老猛为猛哥。猛哥说，老弟，你去了灾区工作后，一定顺带帮我找找，不知道那个婆娘是不是还在，有没有从折多山的道班退休？

那一场地震后，我奉命从山东烟台深入灾区采访。从北京机场转机到成都双流机场，因为客运航班临时转运赈灾物资，面对航班的晚点或取消，大家并没有抱怨什么。

没有过多的准备，当我昼夜兼程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后，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四川山东商会的范会涛老总派了一辆车接机，送我到震区雅安。

一路上，在路灯下看到履带车上拖着挖掘机，各种装满赈灾物资的车辆排成长队挤满高速公路，缓慢地向雅安挺进，车上悬挂着“灾区兄弟，我们和你们在一起”“赈灾物资车队”……

在长长的车流中，吉普车左拐右拐，超车抵达目的地雅安城区时已是凌晨1点多了。

雅安城区的街上搭满帐篷，人们都从屋子里出来了。星星点点的路灯下，四月天里川西特有的潮湿清润空气，让那些冬青、榕树、枇杷树绿得充满忧伤。

在好说歹说并保证出事不让宾馆负责的前提下，宾馆服务员答应开了一间房，让我这个一口四川乡音、从海边来的记者裹着衣服临时休息一下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及时进入震中芦山县开始了忙碌的采访工作。

进入芦山县县城，看到街面上救灾指挥中心已经按照规划搭满临时帐篷，因为地震导致电力、通信等完全中断，只得靠临时发电保证新闻、临时救灾医院、通信等的供电，人们就在柴油机的轰鸣声中来回穿梭。

忙碌一天，晚上要写稿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和我一样的新闻工作者们就挤在一个大通铺帐篷里。

灾区的乡亲们住在帐篷内，面对因天灾导致的家园被毁、房屋成残垣断壁，没有过多地悲天嚎地，而是默默地收拾东西，搭建帐篷，等待着余震过去，重建家园。

灾情牵动着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烟台海边的川渝老乡们，他们离家到烟台这个第二故乡创业，听说家乡遭遇天灾后，大家纷纷响应川渝同乡会、商会的号召，自发地捐钱捐物，想给老家认识与不认识的亲人们献爱心，给予一份支持的力量。

就这样，我每天冒着山石滚落与不断的余震翻山越岭，徒步穿越在震后的川西震区，既寻找那些因灾失去亲人的需要帮助的乡亲，又要及时把震区的情况传递回去。

在绵绵群山间，逶迤蜿蜒的盘山公路下面，就是滚滚流淌的青衣江。我去的地方，有红军过草地留下的战斗遗址。

四月天里的川西雅安山区，已经进入缠绵的雨季，云雾盘旋在半山腰，平坦的山谷地带就是场镇，住有人家。

为了去住在山里的老乡家里采访，我们不得不租摩托车上山。当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上上下下地穿梭，望向山谷是古朴的民房，还有一些帐篷，一会儿在湿意蒙蒙的雨雾中穿过，一会儿又行进在苍劲高大的杉树林间，仿佛穿云而上又乘着水雾而下。

我东奔西走在震区的工作现场，全然忘了猛哥让我顺带帮忙找人的事。

广播里播放着一条新华社消息：奉命赴灾区抢险的解放军某部官兵在挺进震区途中遭遇山体滑坡，一名战士不幸被泥石流卷入山谷……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记者们心里都充满悲壮之情，为我们的战士，也为自然灾害下多苦多难的乡亲们。

道路中断了，就在我为怎么去宝兴县犯愁的时候，猛哥打来了电话。他关切地叮嘱我：“老弟，要注意安全，余震多，雨水频繁，山石在地震后更容易滚落。”

我这才想起猛哥嘱托我打听“那个婆娘”的事。我感谢了猛哥的关心，也不无抱歉地说：“老哥，我这几天实在是走不开，还没有到折多山那边去。”

还没来震区采访之前，猛哥就给我说过他在折多山修路时的故事。

二

从成都到雨城雅安沿着318川藏线到康定，就要翻过折多山、穿越二郎山，那时候差不多能看到群山之巅白皑皑的积雪了。

不到30岁的猛哥承包了修复川藏线雅安安全到康定之间的一段318公路，就在蜿蜒的折多山区里。

猛哥最早做建筑就是在二郎山和折多山之间，从雅安安全向西到康定道孚，大约有几百公里的川藏线有他修补的路段。那时，不到30岁的猛哥带领着从川北老家农村里的一帮农民工兄弟，在二郎山与折多山曲折蜿蜒的群山之间，顶着高海拔的低氧低气压高寒环境，修补了川藏线一段盘山公路。

为了施工方便，猛哥就在折多山深处一个道班的房子附近搭建了简易帐篷，每天早晨戴上安全帽，扛起镐头，小推车装满炸药就陆陆续续走向作业段，炸山、砸石、推土、筑路。

而猛哥所在的路段道班在他修路大约三个月后，原来的养护工田老头退休了，来了一个女养护工——芳。芳的年龄和猛哥差不多，接她父亲的班。

川藏线上一些道班是有女性公路养护工，做一些雨水冲刷后对路面填填补补的工作，或者在山体落石后清扫路面，或者在有滑坡的山体路段观察瞭望，及时报告险情。

芳有着川西山区女子柔嫩红润的皮肤，身板结实而纤细。这个妹子眼睛乌亮，头发被汗水打湿后，贴在红扑扑的脸上，“硬是乖得很”——多年后，猛哥在给我说起初见时的心情，这样子说。

月明如霜。

从入秋开始，猛哥和他的筑路工人一点一点地推进工期进度，要赶在严冬腊月之前尽量地完成主体工程。望着简易工棚外的夜空如洗的天上那轮皎洁的明月，折多山的夜晚显得非常静谧，只有一些秋虫的鸣叫和偶尔“嘶嘶”两嗓子的蝉叫，间或还有猛禽扑啦啦地从树梢间掠过，让这高原山区格外地多了一份躁动与安静。

一个多月来，猛哥几乎每天都要与外出养护公路的芳照面，大家也就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个招呼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芳觉得有些不对劲，自

己养护的路段老是出现一些石头，说是滚落的山石吧也不像。自己明明前脚清理过了，等到快下班时路上又有了。

养路工就得保持路面无障碍，谁这么缺德？芳满头大汗地试图要去搬走一些大石块。

刚好下班的猛哥过来了，他连忙喊道：“伙计们，快点上去帮这个幺妹的忙。”然后又对芳说：“幺妹儿，你别动，莫把腰杆子闪了。”

也许猜到这是猛哥那帮筑路工人故意捣蛋的，芳并不买这个人情，只顾自己使劲地移动石头。伙计们倒是很热心，不由分说地凑到跟前，三下五除二就将石头挪走，还顺带将路中的其他碎石块一并清理了。

面子上过不去，芳还是礼貌地说：“谢谢猛老板，谢谢大家了。”

芳的道谢换来了这些工人们混着汗味、泥土味、烟味的轰然大笑，大家笑得有些放肆，猛哥赶紧吆喝着制止。

芳一扭头骂了句“瓜娃子们”。

老猛以这种方式向芳表达好感，我并不赞同。我说，猛哥，除非这个女娃儿是个瓜婆娘，否则她不可能不记恨你的工人天天搬石头在路上，撩妹哪能这样使“蛮劲”。

进入秋季，折多山一带也是秋雨缠绵。

那天已经收工了，老猛带领着工友们回到宿营地帐篷，看到芳也正在收拾小推车和镐头等工具，回到道班的宿舍。

突然，山坡上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常年在山区干活的这帮工人都有经验，一旦听到山上有声响，就得立即停下来观察，看是否有东西坠下，如果没有就赶紧快速通过异响路段。

就在老猛招呼伙计们小心的时候，如背篓大小的一块石头沿着山坡滚落下来，而路旁的芳正专心地收拾物件，全然没注意到这一切。老猛叫了声“不好”，一个箭步蹿了过去，将芳一把推出去。

就在一瞬间，芳被老猛突如其来地猛推这一下，趔趄出好几米，而老猛在惯性作用下，跌倒压在了芳的身上。

山石如同怪物一般砸到路中，然后又顺着山坡滚到了山谷里。眼前的这一切把大家都吓傻了。

对于有着救命之恩的老猛，芳内心里自是感激不已，但山妹子的矜持让她同样不善于表达。不过，情况已经变得好多了，芳能每天主动地向老猛微笑着问好。

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去，老猛和芳之间似乎在这不紧不慢中也多了一些默契，大家彼此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。一天，芳还把一副手织手套悄悄塞给老猛，说天冷了，戴上干活不冷手。工人们看着老猛的手套，又是一阵起哄乐呵。

天越来越冷，活越来越少。他们抓到了一头自投罗网的野猪，大家收拾后开始了一顿野猪宴。火苗在灶膛欢快地燃烧着，大锅里咕嘟咕嘟地翻着略带野猪肉腥味的气泡。

差不多炖了3个来小时，一锅野味十足的猪肉炖好了。老猛和工人们围坐在工棚内的简易桌子边，一边大口吃肉，一边喝着从当地买来的不到5元一斤的60多度高粱白酒。吃酒到兴头上，老猛和工人们开始了划拳助兴。

划拳声一声高过一声，酒劲的气势一浪高过一浪，把四川人那种做事急性子、干脆利落的袍哥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称，晚上有大雪。就在老猛他们吃野猪肉喝酒的时候，高原的山区已经雪花漫天飘飞了。老猛起身到屋子外面看了看，已经看不清起伏连绵的山峦，折多山此刻也在飞雪中安静了。

看着工人们划拳兴头正足，一直站在猛哥身边的芳也跟着出来。芳也喝了一些酒，脸色绯红地看着猛哥，邀请老猛去养护段道班的屋子坐坐，她那里有电暖炉，并递给他一把钥匙。

山区的风雪格外大，刮得松树如同波涛卷来一般。

天已经黑了，折多山区因为大雪封路没有车辆进出，外面就更加寂静。耳边是呼呼的风声，喝了不少酒的老猛坐在电暖炉边看着忙着烧水帮老猛烫脚热身的芳。

外面的严寒和电炉子暖暖的红光如同一道催化剂，暧昧的醉人的气息弥漫开来，渐渐地赶走了石屋内的寒气，洗过脚的老猛一把拉过芳，紧紧地将她揽在怀里。二人忘记了一切，炽烈的呼吸交织在道班，此刻没有了寒冷，也听不见松涛的呼啸声。

那晚的事，老猛没有给我讲得太多，他只说那天风雪特别大，但屋子内特别温暖，他感觉芳几乎都被这炽烈温暖的气息融化了一样。

三

就要到年底了，窗外又是雨雪霏霏。

雅安地震后，烟台这边的川渝同乡、烟台四川商会积极筹措捐款有20多万元。商会会长杨泽云让我在雅安寻找一所学校，在烟台海边创业的四川、重庆籍老乡们要把爱心定向奉献给学校的师生们。

当我一个月内三进雅安，将报社和烟台、威海四川商会的40多万元的爱心物资、款项送到雅安芦山县三所小学和定点的太平中学后，我也该结束这次采访，可以去帮猛哥打听一下他的芳了。

沿着318川藏线，过了天全就开始翻山越岭，一路在蜿蜒的山坡路盘旋向上向西。望着窗外葱绿的山坡树木，我心里在想，能不能见到猛哥的芳呢？

将近一天的车程抵达了折多山一个叫道孚的地方。当地老乡得知我的意图后，啥也没说，领着我到了一处山体滑坡跟前，指着山谷浊流滚滚的河谷和混着巨石的泥土，说：“道班有个不到50岁的女养护工，不久前的一天在这个急弯处观察山情时，遭遇突发的泥石流被冲走了。”听说，也叫什么芳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努力搜索着在震区采访时有关的新闻报道，抢险的、救灾的、牺牲的……瞬间，我的泪水就流了出来，我不相信这就是老猛心里要找的芳的结果。

回到海边，我没太给老猛说起在地震灾区所遇到的这些。

下雪了，我说猛哥，我们去吃火锅吧。

喝着烈酒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牛，看着咕嘟咕嘟地冒气泡的火锅，我还是忍不住说了一个养护工被泥石流冲走的事，“猛哥，我找到了芳，但没见到她。”

我给他讲了在地震灾区许多新闻背后的故事，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能为力，在灾难面前的坚强与牵挂，包括我几次三番有惊无险的事。

“猛哥，活着是幸福的，被人牵挂也是幸福的，在灾难面前生灵是无能为力的。”借着酒劲，我劝猛哥，芳是幸福的，因为有你牵挂着她，人生有那么一段经历，在心里回想着吧。我们要敬畏大自然，敬畏生命，敬畏那该敬畏的一切。

老猛听明白了我的话，也似乎没听明白，也许是在酒精的刺激下，汗水和泪水在老猛脸上慢慢地滚落下来。

他又开始给我讲起他在折多山的故事……